



“五乡联防办事处”覆灭记

□ 吴国安

1947年,高邮地方武装斗争方兴未艾,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民团势力岌岌可危,人民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壮大。早春,乍暖还寒,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汉留区武工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盘踞长林一带的匪乡公所,打死匪还乡团骨干分子孙广穆及几个自卫队员。未几,侥幸未毙命的匪首任广信贼心不死,又伙同匪乡长孙桂林、杨自然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在三垛长逃成立所谓“五乡联防办事处”。名曰办事处,实则是一股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武装力量,抓壮丁敲竹杠,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人虽少,但对当地群众的威胁极大。

“五乡联防办事处”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也唤醒了了一批有志青年的革命觉悟。北撤前乡干吴有瑾以公开掩护秘密,一边在汉留姜家村从事教学工作,一边暗中物色秘密力量,组织开展与匪徒的较量。一天,北撤前村干吴有尧为反抗抓丁,暂避在孙家村岳母家。该村与姜家相邻,只有一里多路。吴有瑾对他十分了解:穷人身,胆大机灵,革命热情高,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当天晚上即与他取得了联系。在一间茅屋的昏暗油灯下,吴有瑾谈古论今,向他宣传革命斗争形势和“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的道理,讲解对敌斗争方法,动员他参加地下秘密活动,除掉这帮匪徒。吴有尧心中早生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不久,吴有瑾、吴有尧又先后动员争取原乡财粮员宗同茂和吴有淦参加地下秘密活动。

是年11月上旬,北撤前区干李正正常秘密从上海返乡,潜伏在姜家村其姐姐家。在听取吴有瑾相关情况介绍后,李正正常分析了地方武装斗争形势,鼓励他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地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临别时提出:“原县百货公司主任杨俊发同志北撤后,因身体不好,现在上海看病,可能今冬回来,你们可动员他参加。”12月底,杨俊发如期而归,吴有尧深夜上门征求意见,他二话不说,一口应允下来。

至此,一支民间自发反抗力量发展成形。然而,在短期内彻底干净消灭这股顽敌并非易事,硬拼显然不行。一是没有枪支弹药,二是人单势薄,再则还没有取得地方党组织和武工队领导的支持,一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948年初,汉留区革命武装在东南片已解放了一批乡村,但区公所仍在江都流动办公,白天出来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镇压反动分子,南澄子河一带曾猖獗一时的还乡团被吓得逃之夭夭。根据当时现状并经分析研究,吴有瑾将当地民间反抗组织活动情况和面临的困境写了一封长信,前后两次委托其伯父吴春信将情报送到东南方向的汉留区公所,结果均未成功。几经周折,第三次终于在江都杨家庄草荡找到了党组织。三天后的漆黑夜晚,区委书记凌宇轩同志和区长柏隽同志冒着细雨、踏着泥泞专程来到姜家村。吴有瑾、吴有尧喜出望外,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在学校一处秘密处,凌书记、柏区长与他们促膝谈心,对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如何讲究对敌斗争方法策略、如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同意派区武工队配合行动,共同消灭这股敌人。党组织的关怀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春节前夕,吴有瑾接到宗同茂捎来的情报,“匪首任广信、孙桂林计划春节这天下午在牛介庄观音

青椒灌肉,淮扬名菜,做法如下:

第一步,青椒掀盖、去瓢、洗净、沥干。掀盖要用剪子,剪尖戳进去,沿盖口剪一圈,抓住柄子轻轻一拽即成。如此掀盖,盖口整齐圆滑。去瓢须在清水里进行,以减小对手指的刺激。去瓢得彻底——瓢中的籽与筋,辣味最重。我们这一带人,一般只吃微辣。

第二步,将猪的夹肉斩成肉糜,加鸡蛋、生粉、姜葱末、口蘑末、酒醋、生油、糖,顺时针调拌。调拌的时间,要长。为什么要加口蘑末?做“狮子头”加荸荠末,可使松软,口蘑末亦能起到这个作用。夏秋季节,荸荠难寻,故用他物来代替。口蘑还有一妙用,它与荤腥搭配能起鲜。

第三步,把调拌好的肉糜灌进青椒。此过程,有两个注意点。一为灌得要实,灌时用筷子捣一捣。二为灌得要浅,不能灌满。灌进肉糜的青椒,要放在油锅里煎,一煎就膨胀(热胀冷缩)。灌得浅,膨胀后正好与盖口平,望之匀称好看。

第四步,油煎灌肉青椒,五六个一

青椒灌肉

□ 朱桂明

煎。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切忌大火,小中火足矣。要常翻,每个地方都煎到。待其发皱微焦,盛起备用。

第五步,倒出锅里的油,将煎好的灌肉青椒一个一个搬到锅里,滴几滴老抽,放水煮。煮开后尝尝咸淡与甜度,根据自己的口味稍作调整。调整妥当,文火慢焖。待卤子起粘,停火盛盘。

此菜椒香混合肉香扑鼻而来,沁人肺腑。一尝,辣而甜,甜而鲜。再加那透着油光的酱红,可谓色香味俱全。

必须指出,做青椒灌肉,最好用老品种的“灯笼椒”。“灯笼椒”胖乎乎的,成熟时鲜红鲜红,挂在绿叶间,就像一盏盏点起的灯笼,故名。“灯笼椒”头尾大小几乎一样,掀盖后近似很规则的小圆筒,手指掏进去,极易去瓢。这样的形状,可以灌更多的肉。其他椒,长条形,头大尾小,长得歪七扭八,手指掏进去须拐弯抹角,去瓢艰难,弄不好就会皮破而废。这样的形状,灌肉也少。重要的是,“灯笼椒”辣味适中,清香阵阵。其他椒,辣有余而香不足。

庵召开五乡保长会议,请你们迅速派人到杨家庄草荡找到区武工队,争取把这股敌人一网打尽。”吴有瑾赶紧通知吴有尧、杨俊发等人腊月二十八晚在周庄村南头田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尽快将情报送出,密切配合区武工队开展行动。囿于当时区公所在江都草荡流动办公,且逢年关,情报未能按时送达,偷袭计划一时搁浅。

大家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为此,宗同茂、吴有淦专门到高邮城托人买了一张“三青团证”,有了这块“招牌”,两人很快骗取了匪首信任,潜伏到了敌人内部。外线以吴有瑾、吴有尧、杨俊发保持与区武工队联系,一旦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共同消灭这股反动武装力量。

新年刚过,杨俊发被匪办事处发现抓获,因与匪首孙桂林是同窗,任广信梦想引诱他人伙。杨俊发坚决反对,匪首恼羞成怒,欲置他于死地。宗同茂、吴有淦及时出面斡旋,以性命担保,提出让他们暗中监视,如发现嫌疑再枪毙。匪首勉强同意,把他软禁在办事处,协助文书抄抄写写,梦想慢慢感化他,结果正中我方下怀。

其间,宗同茂、吴有淦又把被抓来当联防队员的裴俊清策反过来为我所用,但他们仍感底气不足,经密商,借机把吴有尧抓到办事处当联防队员,最终力量增至5人,形成战斗团体。

进入3月上旬,“五乡联防办事处”准备大捞一把后撤离,在当地抓了30多名壮丁,计划在3月14日先送走几人抵充任务,吴有尧名列其中,其余的每人交20担稻谷方可赎回。获悉这一消息,5人十分焦急。

3月13日晚,宗同茂获悉匪办事处流动在三垛俞迁村河东王家墩就地宿营,决定采取刺杀行动。3个匪首一贯警惕性高,狡诈诡谲,他们每到一处,都和衣而眠,枪不离身,且床头煤油灯通宵达旦。5人商定下半夜动手,并细化了具体行动方案。首先巧妙地把夜班岗哨换成他们5个人在一起,然后趁联防队员熟睡之机把他们的枪支逐一收拢控制。5个人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吴有尧、宗同茂、吴有淦负责刺杀行动,杨俊发、裴俊清负责门外警戒。

一切准备就绪。凌晨3时许,吴有尧、宗同茂、吴有淦以值班巡查名义进入房间,趁3个匪首酣睡之机,迅速果断举枪射杀,3个悍匪一命呜呼。睡在隔壁房间的20多个匪徒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一个个迷迷糊糊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想负隅顽抗。此刻,被关押在另一个房间的30多名壮丁也吵醒起来。宗同茂一个箭步冲到匪徒面前,高喊:“不许动,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赶快投降,谁反抗就打死谁!”吓得匪徒们乱作一团。混乱间,匪首任广信的保镖躲在大门背后向吴有尧开了冷枪。吴有尧同志当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4岁。

东方开始泛出鱼肚白,宗同茂、吴有淦、杨俊发、裴俊清同志带着胜利的喜悦和缴获的两支驳壳枪、3支短枪、20支步枪,迎着朝霞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解放后,吴有尧同志被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家乡人民在村口立碑纪念。

2020庚子鼠年,张元奇先生八旬有五。作为老前辈的高邮资深摄影家,他几十年如一日追求摄影艺术,不仅个人艺术造诣声名远播,而且培养引领出一批又一批高邮摄影人才。时逢本命年,又遇新冠疫情,足不出户之际,张老潜心整理总结多年摄影创作作品,从数以万计的与水搭上边的摄影作品中初选两千多幅,进而精编183幅刊印出《水面文章》这本沉甸甸的作品集。翻阅几遍,感慨不已,面对长我三轮的张老,真想说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人生何处不文章”。

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也很短暂。人的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生而知之者甚少,不知者众多。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不知,知之愈多愈“不知”。张老的《自序》短短五百字不到,却道尽他一生的追求与收获:爱好摄影、钟情于水、创作创新。这是他的三个人生境界。人要有一个爱好,特别是艺术爱好,人生才有乐趣;人要有一种情感,寄情山水,人生才有情趣;人要有一点追求,超越自我,人生才有价值。这本《水面文章》,给我们展示的不只是摄影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作品凝聚着张元奇的人生感悟。在岁月面前,他已是老先生;在作品面前,他仍是少年。

“天涯何处无芳草”,说的是人生追求难觅,也许就在身边,但却不自知。这样的感受,许多人都有。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大抱负。正如周恩来所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的伟人,永远激励着后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年轻人应当有的追求。少年之所以意气风发,在于青春的无限美好与无限可能。但对于众多普通人而言,大志向可以立,小目标不可无。做好自己,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最大的贡献。而做好自己最重要的,也最难的是,坚持做好一件事。在众多艺术门类

人生何处不文章

——读张元奇摄影作品集《水面文章》

□ 赵德清

中,张老选择了摄影。在摄影题材中,他又更钟情于水,特别是家乡高邮的水。他在作品集中把“水面文章”分为“波纹”“倒影”“实景”三个部分,在构图、用光、取舍三个方面向人们展示他的摄影艺术,使得人们在视觉审美中萌发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对其他艺术作品创作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触。用作品说话,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我想,这也是张老编印《水面文章》作品集的初衷。随着技术发展与时代进步,现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摄影创作,能拍出一两张好照片的人也多起来,但要真正在摄影艺术上有所追求还真得下一番“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功。

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关键是个“妙手”何来?茅盾在《白杨礼赞》中写道:“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可见“人生何处不文章”,需要的是静心静气、积累积淀、锤炼打磨。《水面文章》中,张元奇的儿子张晓萌、张梅夜与孙子张引分别撰写的《大美无言》《父亲的摄影》《流水不腐》三篇短文,让我们看到了艺术追求的传承与创新,看到了高邮文脉的底蕴与流传。作品集中还特别引用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师安妮格·里菲思的摄影艺术理论精言妙语,使人们在欣赏摄影作品中得以直观感悟,充分体现出张老的良苦用心与艺术视野。《水面文章》,既是张老本命年精心策划出版的扛鼎之作,也是高邮摄影界弥足珍贵的教科书,其意义与作用远远超过作品本身。

不知道现在的育秧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了。

我高中毕业回乡后的第二年,被生产队长委以重任,当上了育秧员。

那一年刚推行地窖式催芽和地膜育秧,我参加了乡里的培训。

俗话说,秧好半年粮。秧苗育得如何事关夏秋丰收成好坏,大意不得。为保险起见,队里又安排一位有多年育秧经验的师傅带徒。

师傅姓丁,五十多岁,个子矮,不到一米五。左眼有点斜,看人很特别,就像木匠师傅在吊线;走路也很特别,像刚会走的小鸭子,一摆一摆的;说话更特别,开口便是“先打头”,刚见面便说:“先打头育秧,种子没有消过毒,也没挖过地窖。”我解释道,消毒是为了防病虫害,挖地窖是为了种子发芽提供合适的温度。过了一会,他又推举道:“先打头家庭育秧,浸泡过的种子装入蒲包放在锅门口,用稻草盖好后催芽。”听了几遍后,我终于弄懂,“先打头”便是“以前”“从前”的意思。别看师傅其貌不扬,干育秧活可是手丫里长毛——老手。

一口大缸能浸多少斤种子,师傅用眼一瞄,口中的数字便出来了。一堆种子分装几簸箩去河边清洗,师傅说分四次,不多不少就是四次。

地窖式催芽是利用地温和日光照射增温催促种子发芽,在育秧房前朝阳处挖一个长2.5米、宽1.5米、深1.2米的地窖,做成北高南低的斜面,用竹篙为骨架,覆盖加厚的白色塑料布,太阳落山时加盖草帘子和稻草保温。催芽的床是用芦席垫成的,用砖块铺了排水沟,为保温只留一个进出口。

浸种前,我随机数了一百粒种子做了发芽试验,出芽率97%,由此计算出浸种数量。新方法是稀释后的药水浸泡种子,给种子消毒,减少病虫害,师傅没搞过,听我的。浸泡过的种子清洗后上摊,听师傅的。入窖后,用温水喷酒种子增温,盖草帘子保温,也听师傅的。测量种子的温度师傅凭手感,我用温度计。

从浸种那天起,我和师傅就住进了育秧房。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坯房,东西各一间供凉种子用,中间一间砌有土灶,可用作烧水给种子增温。灶膛前打个地铺便是我们的住处。一盏马灯供照明,火油紧张,点的是柴油,早晨起床鼻涕是黑的,吐出的痰也是黑色的。入地窖查看有一只手电筒,师傅掌管。

第一批种子入地窖催芽了,夜里需两小时测一次温度,我以为戴了手表,时间的掌控肯定没问题,便对师傅说:“放心睡吧,到时我喊你,不会误事。”师傅爽快地答应:“先打头值夜班,没有手表,

育秧

□ 陈绍祥

我和另一个育秧手分上半夜和下半夜。”尽管不远处有老鼠窜来窜去,不时发出刺耳的吱吱叫声,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睡醒时,一看手表已是凌晨四点,惊而坐起,慌乱穿鞋准备去查看,师傅静悄悄地说:“我已进地窖查过三次了,再过两顿饭工夫去查第四次。”师傅用的什么方法将时间拿捏得那么准,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太阳出来了,掀开盖在塑料布上的草帘子和稻草,地窖内的温度上升了,种子堆的温度超过上限,撤掉盖在种子上面潮湿的草帘子,喷凉水降温,将温度控制在三十度以下。这天夜里,我同师傅一起进地窖查看,第三遍检查时,胖乎乎的种子破口了,露出了代表新生命的白芽。师傅见了,抓了一把在手中摊开,平静地说:“才有三分之一破口,不急。”翻种、摊水,到了中午,种子可以出窖上凉床了。在凉床上又让种子睡了八九个小时,白芽更长了,每粒种子又长出两根弯弯的白须,可以出摊了。

秧池已经做好,撒种子,浇泥浆,刮板压平,加盖塑料薄膜防冻。三天后,泥面苗床上露出了细小的嫩尖,又过两天开始放叶,掀开薄膜,用竹篾搭成弧形骨架,再盖上薄膜,秧苗有了更舒适宽敞的生长空间。

气温渐渐升高了,第二批种子下地窖了,对育秧的每个步骤我已了然于胸。太阳偏西时,师傅要去秧池盖好揭开通风的塑料薄膜,留我值班,我满口答应。暖烘烘的太阳,随风飘来的草木清香,电线杆上呢喃细语的燕子,水塘边低吟的虫儿,好一派让人心醉的春色。我禁不住书虫的诱惑翻开了昨天借来的一本小说,十分投入地看了起来,很快进入了书中描写的情境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太阳落山时,师傅回来了,问我:“种子翻了吗?温度高不高?”“翻了,温度正常。”我随口答道。师傅见我捧着厚厚的书,不放心,进地窖,手一抄,滚烫,惊呼:“不得了,快下来,太烫,种子会烧坏的!”我如雷击顶,跳下地窖拔出温度计一看,五十二度,大惊失色。“掀掉草帘子,打开地窖通风口,每隔一顿饭工夫翻一次种,喷洒凉水降温。”师傅发出一连串指令。忙了一阵后,种子堆中的温度降下来了,师傅掏出一把,凑近鼻子闻了闻,没有酒糟味,这才松了口气:“先打头,出过一次坩漏,种子烧成酒糟,全报废了。”我从心底里更加佩服师傅,查看及时,避免了一次责任事故。

早稻、中稻、晚稻,十多批种子先后出摊,我和师傅圆满完成了育秧任务。